

长篇京味小说

厉春蛟
著

生灵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长篇京味小说

厉春蛟 著

生灵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 灵/厉春蛟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1

ISBN 7-80171-059-2

I. 生…

II. 厉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6222 号

生 灵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5 字数 204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171-059-2/I·39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

作者小传：厉春蛟，男，77岁。20世纪50年代任工人出版社文学编辑；现为山东兖州矿业集团公司离休干部。作品有中、短篇小说多篇及长篇小说两部。

目 录

一、狗男女	(1)
二、飞来凤	(25)
三、金大力	(48)
四、小 宴	(69)
五、杨贵妃	(85)
六、道士外家	(106)
七、警官小偷	(135)
八、饭店小姐	(157)
九、狗屁义士	(179)
十、锥扎胜似棒打	(189)
十一、欲罢不能	(207)
十二、抗金兵	(242)
十三、死走逃亡	(266)

狗 男 女

一九三七年，北平东安市场。

在老北京时代，北京除了几处庙会外，有两个大市场，一个是南城的天桥，是个贫民市场；另一个是东城的东安市场，是中上层社会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及戏曲界名角儿游逛的场所。

东安市场非常之大，由六个商场组成，横三竖六九条街道，一排排的两层小楼，是资金较多的店铺；还有一个用铅铁板搭成的遮风挡雨永久性大棚，大棚下是一溜溜各种商摊儿：服装、鞋帽、百货、玩具、文化用品，品种齐全，款式新颖，绝无次货，价格自也不菲。还有古玩玉器、旧书字画、田黄石章，林林总总，美不胜收。饭庄子有东来顺、五芳斋等京城有名的大饭馆。就是地方小吃，到了这儿也如进了皇宫，别有一番精致制作，即如冰糖葫芦，一串串儿的讲究各种水果搭配，或夹以细沙豆馅儿再贴上几个瓜子仁儿，不但滋味儿好，冰糖也蘸得又脆、又香、又亮，吃是口角儿生香，看是精品工艺！戏园子是吉祥戏院，曲艺是升平茶园，演出的都是两界的一流演员。还有舞厅、咖啡馆、球社。那球社的台球，都是用象牙磨出来的“牙球”，非一般球房可比。

东安市场吃喝玩乐一应俱全，商店的橱窗五彩缤纷，货摊上琳琅满目。一进门来——不论你从哪个门进，绝不会使你一览无余，而是山环水复，瞬息生变，眼前景物，目不暇接。市场里，每天人来人往，尤以下午和周末，人流如潮如水，摩肩接踵。自然，多是衣冠楚楚之辈，绅士小姐之流。至于平民百姓、劳动人民，鲜矣哉，鲜矣哉！

瞧，我们的人物登场了。

在游人里面，一对青年男女有说有笑地从南花园那边走过来了。男的二十出头，穿着身当时在大学生中正流行的单片儿（无衬里）灰派力斯的西装，皮鞋白袜，个头儿不矮，分头，细眉大眼，光彩夺人，十足一位翩翩少年。女的女学生打扮，短头发，府绸短袖上衣，胸前的左上角绣着朵小花儿，下身儿是青裙子短袜皮鞋。身材苗条匀称，眉眼儿俊秀端正，牵着一只灰白色卷绒毛儿的叭儿狗。

这漂亮的一对金童玉女，再加上牵着条狗，颇是引人注目。在那个时代，青年男女并肩儿在闹市上行走的，实不多见，更何况还像洋人似的牵着条狗！

这时候虽是上午九点钟左右，然而今儿是星期天，所以市场的摊贩，都早来到，擦拭着货物在侍候着了。他们对这一男一女和那条狗，十分熟悉，知道是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卓家的人，男的是卓家老太爷五姨太太生的十一爷，女的是卓二爷的闺女，在卓家小辈儿里大排行老七，称七小姐。这一对是亲叔侄女俩。爷儿俩年岁相当，面貌出众，打扮时髦，比如说七小姐上面露着一对白胳膊，下边光着两条小腿，在当时得算是最开放的了。市场的商贩们都是小市民阶层，一脑瓜子的封建残余，看不惯这叔侄女俩没大没小的样儿，还有像洋人似的牵

着条狗。所以明面儿十一爷、七小姐毕恭毕敬地称呼着，可是背地里给他们起了个绰号——狗男女。

其实，这叔侄女俩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如今又读着大学、高中，思想得风气之先，行为光明磊落，又本是一家子人，举止不拘行迹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卓十一叫卓良木，七小姐芳名若男。卓家二爷无儿，只此一女，娇惯些自是不免，而其说话行事的不管不顾、任性而为，也正如其名。

这二位经过古玩市场，见几个古玩摊上的人，正在围观一件古瓷花瓶，指指划划，说说道道，赞美不止。古玩市场里人并不多，他们俩便也伫立观看。若男的父亲卓二爷，是京城有名儿的收藏家，家学渊源，她见过的听说过的自然不少。她见这花瓶是个一尺高的油锤瓶，造型好看。而那釉色是淡天蓝色的乳光釉，蓝、淡蓝色与白色，相互映衬，成为自然的天空云彩，而在这一片云彩当中，却又有几点紫海棠般的晕斑，恰成一幅雨过天晴、将将露出几点阳光的画面。若男一惊：钧窑？便要过瓶子来，双手捧着，在从罩棚东面空隙射进的阳光处，仍细观看。

旁边古玩摊上的人便对瓶子的主人说道：唐二爷，七小姐懂眼，您开个价儿行啦！

胖胖的唐二爷微笑着，对七小姐只说了句：您仔细瞧那蚰蟥纹！

若男正是看那蚰蟥纹：贴近瓶子的胎骨上，果然有隐隐的细纹，像蚯蚓在泥土中游走。她又拿得稍远一点看，更美了！瓷釉在光照下也显现出一种似是潮乎乎的湿气，烘托那雨过天晴后的浮云，行云流水，似乎正在飘动。啊！真绝极了！

良木见她瞧得那样出神，爱不释手，便问道：是件真的吗？

唐二爷搭话道：绝对的宋代钧窑瓷。不信，您请卓二爷经眼。

若男便问道：多少钱？她仍攥着那瓶子不撒手。

四千块。

周围的人都一惊！四千块什么概念：一袋兵船牌面粉卖两块四毛钱，这四千块能买多少袋面粉！不过这瓶子值四千块，值！唐二爷今儿个要发财了。

行，我要啦！

良木也吃一惊：你不先叫你爸看看！

若男说：我也有这本事。我爸就有一只钧瓷的碗，不如这个瓶；我也跟我爸去恭王府，看过一个大件儿的双耳瓶，值银子啦！人家愣把恭王府典出一半儿去，不卖那个瓶，珍爱到那份儿上！判断钧瓷的真伪并不难，你看这胎底芝麻酱色。钧瓷的三个特点就是蓝红色相间，加螭蟠纹，加胎底芝麻酱。不过这油锤的造型没听说过，大概谁也没见过。她睨视了众人一眼。商贩们点头咂嘴儿，起心里服气：是他妈的没见过！这小妞儿厉害！

不过有一宗——若男说。

您说。

你给我在靠瓶子底下的边儿上钻个眼儿。

什么——！不仅唐二爷吓一跳，旁边的古玩商人都大吃一惊！

您干吗要钻个眼儿？

我要当台灯座儿。

啊！众人又是一惊。好好儿的古玩，一倒手没准儿就赚两千块，当台灯座儿！没听说过。

良木也觉得过份了，便问：怎么拿这么值钱的东西做台灯座儿？

小叔，您还不知道，一件真东西出现了，多少人都惦记着，你倒给我，我倒给他，一回一回地长价儿！什么是收藏家，就是藏起来秘不示人，故弄玄虚。弄不好还许招灾惹了祸。我叫他给钻个眼儿，瓷器再古，只要一残破，哪怕有道纹儿，也就一文不值了。在市场里，当着这么多人钻个眼儿卖给我，必然成为新闻传出去，谁也就甭惦记着了。我把它当成台灯座儿，丝毫不损它的艺术价值，灯光一亮，我可以天天欣赏，日夜欣赏。还甭怕抢，甭怕偷！

这高论听着新鲜，没法儿理解，正儿八经的一个败家子儿！

良木也难置可否。不能说她说的不在理儿，可是，四千块钱呐，一个五口之家的平民家庭，一个月的嚼裹儿，也不过五块钱吧，这四千块……弄个台灯座儿！

唐二爷把花瓶要过去了，然后说：七小姐，我不卖了。

若男眼珠一瞪：你们古玩行的规矩，你开了价儿，我接了，你不能反悔不是？

哎哟，这小姐儿什么都懂！

卓二爷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把那点道行都传给她了。

唐二爷头上冒汗了，是……是这么个理儿……可是，可是这个眼儿不能钻。真没想到，大礼拜天的，大清早头一泡儿买卖，竟碰上这么一档子。

我买了就是我的，我当着您面摔了，您也管不着不是？

那……那是。反正我不卖了。您要是不钻眼儿，我卖。

我非钻眼儿不可。

嘿，古玩商人们都傻了眼了。这叫什么事儿？一个非要拿四千块大洋当着大伙儿打水漂儿，一个是这么笔赚大钱的买卖愣是不做！唐二爷的儿子大利子就站在旁边，他知道这瓶子是他爹只花了四十枚铜元票——不到五毛钱，从鬼市上抓来的，如今开口就要四千块，人家没打嗝儿，多大的利润！不能不卖。可他爹那犟脾气……他想了想便对七小姐说：七小姐，这么办吧，也甭钻眼儿，我给您安个灯口，从瓶子外头拉出一根电线来，保准结实，您又当了台灯座儿，又不妨碍您收藏这件北宋的艺术品。

我不嘛，我就是要破坏它这收藏价值。非钻眼儿不可！

那条叭儿狗一见若男冲着唐二爷发急，立即蹿上两步：汪、汪、汪——汪、汪。若男踢了它一脚，它才不再叫了。

大利子怔了，说：行。我给您钻眼儿；下午给您送到府上去。交给您，还是交给卓二爷？

若男还没说话，唐二爷急了：什么，什么，钻眼儿不能卖。你甭跟着掺和！

僵到这儿了。个的个儿打怔儿，谁也不知该怎么办。

唐二爷便对卓良木说道：十一爷，没您不圣明的。您想想，北宋时期的钧窑瓷器，全是烧给皇上家的，民间不准交易。钧瓷釉色特殊，有名儿的“十窑九不成”，烧出几件精品来入了皇宫，次品统统打碎。“黄金有价钧无价，一具钧瓷千重厦”。凡是保留下来的，全是稀世珍宝！怎么着钻个眼儿？您就是把我眼珠子抠了，我也不能让它糟践喽。您说，是不是这话儿，八百多年了，一辈儿一辈儿的老祖宗传下来，容易吗！

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良木。若男却说道：他说得也不算错，可是我若不给它钻个眼儿，没准儿就流通到外国去啦！

良木也不知该怎么办。看来这件东西是真的，是件稀世珍品，便对唐二爷说：这样吧，您给我们留三天，三天之内我让我二哥来解决。

好吧，卓二爷来最好。行了，今几个不算，从明儿起三天为限，谁就是给一万块，也撬不走。

于是，叔侄女二人牵着狗离开了古玩市场，背后立即一阵议论。

这么好的东西，她愣要给钻个眼儿！嘿——！

花四千块，就是为了糟蹋这件古董。啊——？

七小姐有钱，财大气粗，谁也管不了。可是偏遇上这唐二爷，你有钱是你的，钻眼儿——“姥姥”（甬想）！

自然，也有人说：真他妈的狗男女，没说屈了他们！

众人正议论着，却见从旁边一个摊后转出一位十八九岁大姑娘来，穿着朴素，梳着条大辫子，模样儿挺俊，像个贫家女儿。她悄悄走到大利子身边，望着若男他们的背影冲大利子说道：真好的一对儿！

大利子一看是街坊赵玉凤，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你怎么来啦？他看看大伙，见众人停止了议论正都看着他们，老爸也扭过脸去装没看见。他十分尴尬，忙悄悄对玉凤说：快回去吧，你看多不好意思。

你好几天没回去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她看了一眼周围的众人，也觉着不好意思，脸一红，嫣然一笑说：我走了。看人家那小两口去！

说的什么呀，人家是亲叔侄女俩呀！

玉凤走了，众人待要拿大利子取笑时，可是游人渐渐上来了，各摊儿上都有了顾客在看货，他们只好招呼客人。

唐二爷便对大利子说道：你看着摊儿吧，我把这货拿回家去。

大利子眼见就要到手的四千块，又飞了！四千块，一处挺好的小四合院呀！他心里不满意，但老爸的脾气惹不起。他一声没言语，看着他爸把那钧瓷花瓶又用蓝布包袱皮儿一包拿走了。

若男的爸爸卓二爷好打台球，叔侄女俩便去会贤球社找卓二爷，两人反正也是礼拜天逛逛市场解闷儿，没点正经事儿。会贤球社在市场的东南角上，旁边是上演曲艺的升平茶园，只见升平茶园的伙计正在门口儿摆牌子，一块块的红牌子用大白粉写着演员的名字，和日场、晚场上演的节目。牌子有三尺高，尺半多宽，有名气的角儿一人占一块，垫场的几个人写在一个牌子上。只见是：

小 彩舞 日晚场 红 梅阁 剑阁 闻铃	荣 剑尘 日晚场 庄子 扇坟 头二本	戴 少甫 日晚场 大 改行 戏迷传	花 小宝 日晚场 探 晴雯 黛玉 焚稿	王 佩臣 日晚场 杜 十娘 独占 花魁	王快葛 葵手恒 英刘泉 空戏快 竹法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两人看了牌子，若男说：喝，都是名角儿，而且都是个人拿手的段子。

良木却说道：不是谈情就是说爱，红颜薄命，男子负心，全是这一套儿女情长的段子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日本鬼子占了东北，侵犯张北，割去冀东二十二个县，眼看就要攻占北平了，唱

点儿激励人心表彰仁人志士的该有多好！

若男说：大鼓词儿全是这个。家里老一辈儿的全爱听，买几张票去。说着她牵着狗进了园门，门口里面便是票房，小屋里坐着一位中年妇人，桌上摆着张座位表。若男从小窗口往里看，座位表上中间池座的前五排座位都已被划去，便不高兴了，问道：刚开门儿，这前五排就全没了？

那卖票的说：第六排中间的位置也挺好，您要几张？

若男气得把手一拍窗前的小板儿说：不要了！

那叭儿便“汪汪、汪汪汪”叫起来。卖票的探头一看，看见他俩和那条狗，忙说道：您是卓七小姐吧。有您的票，有您的票，您要几张？三排中间的好吗？

若男便买了四张票走出来，犹自不大高兴。

到了会贤球社，卓二爷并没在那儿，倒是卓大爷和一位五十岁左右西装革履的人在一起打台球。那叭儿狗看见卓大爷，认识，颠颠儿地先跑过去，叼叼卓大爷的衣服，又跑到卓大爷面前，身子直立前倾，两只前爪并在一起，昂着头，汪、汪、汪、汪叫了几声。卓大爷点了点头，它才又跑回主人若男身边。

卓大爷便对若男说：你爸爸今儿没来，不定又哪儿云去了。

若男也就没提钩瓷的事。卓大爷却对良木说道：良木，我给你介绍位朋友，他指了指那位西装革履的眼镜先生，这位就是小《实报》的记者张醉丐先生！

张醉丐自然早看见他们进来了，虽然不认识，但听了若男的说话，又见牵着条叭儿狗，知道便是外面传说的狗男女。他便仍俯身打他的球，不想理睬。现在卓大爷介绍了，只得从球

台边直起身来，拄着杆儿笑了笑，说：大概是十一老弟吧，久仰！

良木听说是张醉丐，忙抱拳说：哟，张老夫子。幸会幸会！

卓大爷便对张醉丐说道：他是你打油诗的忠实读者呢！

是吗，我那打油诗，年轻人也看？

良木便背诵：看花走马少年场，自诩风流自取殃；千古歌场留模样，朱门子弟半荒唐！

张醉丐听了哈哈大笑，十分开心，拍拍良木的肩膀说：十一老弟，谢谢你读我的诗，不过这实在是雕虫小技，骗点稿费而已，很不值得认真！

良木笑笑，又背诵出一首：荒原飞骑起惊沙，讨虏将军勇气加，耿耿忠心扶汉室，不留遗憾在京华。

张醉丐听了一怔，这是他咏京剧《挑滑车》高宠的诗，末句原是：独留遗憾在兵车，如今这位年轻的十一爷给改成不留遗憾在京华，什么意思？现在许多大学生出走抗日，莫非他要……想到这里，不禁对卓良木肃然起敬，这才抱拳说：失敬，失敬！老弟，但愿你壮志凌云，鹏飞万里！

良木还没有答言，若男却说：这有什么，我也给您背一首：西单东四鼓楼前，都市繁华自古传；今日京华风景处，东安市场占优先。

张醉丐却不禁大笑道：您这也改得好。不过……比您小叔那一改，可差了行市喽！

大家笑了一阵，便又说起升平今天的曲艺节目。张醉丐说道：激励人心、表彰仁人志士的段子也不少，像：岳母刺字、五台会兄、浣池会、岳家庄、寇准罢宴、木兰参军……还有梁红玉擂鼓战金山——又叫抗金兵。不过，这些段子不大叫座儿，

倒是杜十娘、探晴雯，一贴一个满(堂)！

若男对卓大爷说道：我买了四张票来，好难呐，他们刚开门，就把前五排全划去啦！

卓大爷从衣兜里也掏出四张票来说：升平的茶房李六儿刚送来的票，也是中间前三排，正好都坐在一起了。

您这几张多少钱？

我这可贵了，四八三块二，我给了四块。李六儿给送来的，能不给赏钱吗！

张醉丐笑道：这就是北京阔大爷玩的调调儿。别有一番乐趣哩！哈哈……

良木和若男走出球社，往北走，向西拐，进入书肆。这书肆一溜溜的书摊儿，以卖旧书为主。琉璃厂的书古籍多，这里也有，却多是新版的旧书。良木说：我有个同学研究明史却买不起参考书，我给他淘换几本儿去。

两人转了几个书摊没找到什么可心的书。到了一个小书摊上，良木忽然想起有一次在中学时的同学谢修文家，曾经看到过的一本延安那边的小册子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》，书里对国内当前政治形势说得挺透彻，问他在哪儿买的，他说在市场，今儿个何不问问，万一能买到一本岂不是好。便问那书摊主人：你们有……有那边儿……？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问，谁敢公开卖延安的书呢！

那位摊主人三十多岁，瘦瘦的脸庞，透着一份儿精明，因为良木说的声音低，他没把那边儿三字听清楚，他看看良木、若男这一对青年男女，还牵着条狗，误会了，便也轻声问道：您是要那个？

良木看他那神秘劲儿，很高兴，以为还真让他碰上了，忙

说：对，对。就要那个。

摊主人叫他进摊里面来，良木便走进去。若男也想跟进去，但里面地方太小，遂挪了两步停住脚。摊主人便从摊子底下拿出一个小纸卷儿来，说：您看吧。一共十八幅图，卖您三十六块。

良木打开那小纸卷儿一看，上面写着楚襄王十八式，开头一幅画便是一对裸体男女的欢乐图。良木陡然想起这便是人们说的春宫画，不禁大怒，顺手拽到地上，吼道：你们怎么卖这个！

摊主人知道拧啦，拾起手卷儿，说道：爷您别嚷，您快请吧。

若男见此光景不明所以，说道：什么？我看看。

良木忙拉着她走了。

若男虽然跟着他走开了，却颇不甘心，心想是什么东西那么神秘兮兮的？良木又在一个书摊上停下来了，专心致志地在选书。若男便径直往前走了一段。过了几个书摊，在一个没有顾客的书摊上停下来，她也学着她小叔那样子轻声地问道：有那个吗？

书摊主人见她这样子，怔了怔，问道：您是要那个？

啊，是那个。

书摊主人想，往常买“那个”的都是些中年的阔太太，哪有个大姑娘家买这个的。遂又问了一句：买葛先生？

啊，葛先生，不错，我买葛先生。——她哪知道什么是葛先生！

书摊主人只好从摊子底下拿出个小纸匣子来，若男打开盖儿一看，啊！竟是一个不知什么材料做成的男人的那东西！